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宇集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定宇集卷八

元 陳櫟 撰

隨録

共三十三則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疏畧而無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間架大矣而無門無壁是何等屋裏面雖繪飾極好而

閒架畢陋又何足取學者少年不要十分英發如王弼注易固自不是然亦不易僅二十四歲而死晉時人只一句說得好便見稱於世其清虛無實也如此

陳安卿當為朱門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純正明暢黄直卿李方子多有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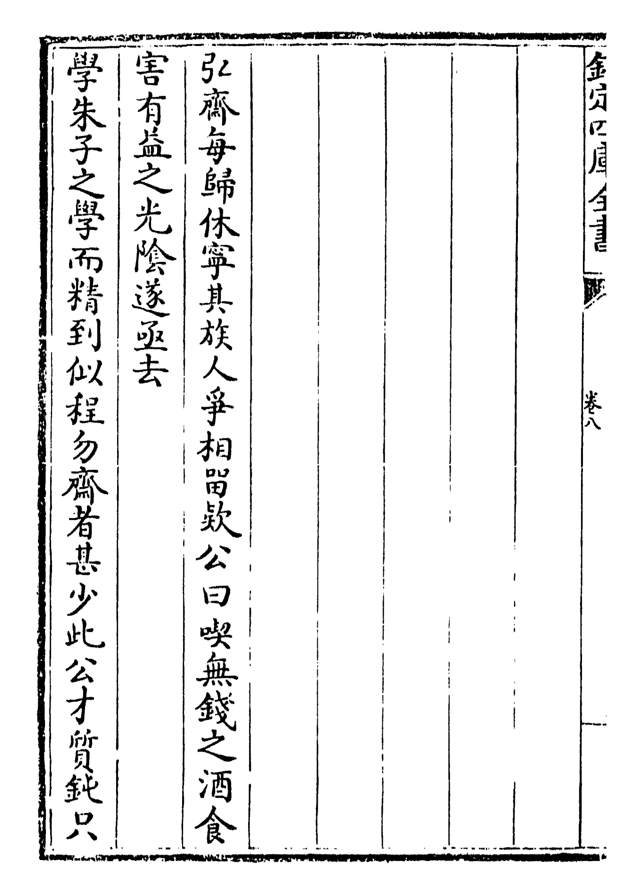
方虛谷自稱子方子此習于世俗而不考古人之過也

取何休公羊傳注一看則不敢下矣為趙去作翠侍題

詠序稱其人為子趙子他亦何敢當朱文公只稱子周子子張子子程子別稱何人

江事天頗有見識但平生有一件不是見土木偶直溺之程子謂凡有人形者皆當敬之豈可如此能不信他便好了

闕



弘齋每歸休寧其族人爭相留欵公曰喫無錢之酒食
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
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者甚少此公才質鈍只

是勤其文字煩絮煩學問精到絮煩得好

范稱發名起居休寧自號尺山老人著井觀雜說多不足取姑摘其中二條於此曰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夸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作家語王肅註家語為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恒爭寵屬徒攻公宫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

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於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倘載顛末今子我身戕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藐於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於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於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直事核（史遷贊）博物洽聞（劉向贊）許之在愚其敢輕訾然尚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柳子厚漁翁詩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

消日出不見人欵乃一聲山水緑南城童宗說音註欵音襖乃音靄新安張敦頤音辯亦無異説今按玉篇類篇廣韻集韻欵從矣從欠倚亥反相應聲也乃曇襄亥反此字之本旨語辭也皆無襖靄音者文簡程公演繁露謂舟人於歌聲之外别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今徽嚴間舟行猶聞其如此若然則倚亥曇襄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歌之聲又何必於篇韻外特創二音而後為得耶

方虗谷文云學者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康而東嘉臨川

撫州郡望陸象山撫州又象山之門人慈湖楊簡敬仲
四明人四明明州慶元府也陳亮同甫門人然亦與之
游從同甫之墓水心銘之有云我覺子覺詆濂唱洛黄
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象山之學實流為禪專以覺
悟訓學者以我之覺期子之覺而詆斥濂溪周子伊洛
程子之學有禪家呵佛罵祖意黄榦字直卿李公謹字
敬子皆朱子門人上足能守朱子之學而不為象山所
移者也其餘同門亦間有為所移者矣水心自建康帥

閙病歸不復出大肆力於碑銘記文四方甚重之陳筠
𪻐名耆卿字壽老吴荆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
心為文雖奔走其後而追之終莫能繼此見乾淳間有
此樣學問文章皆不以正理為主者也

所謂稡變而來老化而去天地間萬形皆自無而變為
有自有而化為無物之稚者自無變有而來物之老者
自有化無而去來生也至而伸也去死也返而歸也此
八字括盡人物死生之理

程泰之禹貢圖不惬人意不能使人一見了然其所指山水地名徒添出後來者愈使惑亂可無此圖
夸堅志乃容齋洪景盧邁又號野處謚文敏公借以演史筆虛誕荒幻明明如此今謂莊列為虛誕荒幻而廢之可乎此二字出列子夸堅聞而志之一句謂未嘗見其事而記之耳夸堅即左傳中所謂庭堅即臯陶也凡三十二志趙與時賓退録述其序意甚詳說夸堅二字亦明今坊中所刊僅四五卷後面多有益於人不盡荒誕惜無

本子
弘齋文字中屢用軼字嘗面問之云滿字之意問所從來云見人用之却不言何人按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乃車相踰過之意未見滿字之訓既未知所本不如勿用愚按軼字亦疊轍三音莊子奔軼絶塵揚子河東賦軼五帝之遐邇王褒有軼才東坡始皇扶蘇論軼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洪光弼皓中和堂記今天子紹開中興遠軼孝宣皆超過之義所謂土然而居恐

只是塊然而處之意風然而休恐只是韓文其去也風休之意乃是以死字實字作活字虛字用之然大奇矣不可為法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江古心之愛友文字有好議論惜無全篇純雅者其學不自朱子來是其天資高後來漸漸迂僻如註杜詩多說得迂晦教人費力解說可笑其人好怪父喪七年不除以此釣名

楊誠齋亦間氣所生何可輕議其詩文有無限好語亦

有不惬人意處文過奇帶輕剽處盖自莊子來

程文簡公易老通言光宗喜老子此書投合光宗其強合處節去其單解老子處自好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學當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能盡通初學且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窮一經然後讀官樣典雅程文以則

倣之又求之古文以助其文氣曉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已

論孟集註只在熟讀精思貫穿透徹而已先且要記得一部四書在我胷中不靠印本提一段首句便衝口念得下面細字然後却問自得之妙所謂自得之妙在各人自得言不盡意難以語人也

黄山谷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儕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

好耶予嘗欲隨欣然意會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入其門耶故使後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㫖取其發興於所過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程斗山雪詩云良謀雖已禽元濟勝賞無如得李𤣸誠

齋雖嘗借李貍言牛尾貍然恐不可只作如此用之又古詩云欲騎揚州鶴不食武昌魚揚州猶可上武昌不可居對巧意未粹吾甥仲文詩云雨添新水半篙緑風減殘花幾片紅工而妥梅花詩云淡匀姑射仙人貌清奪林逋處士魂奪字未妥當改作返

嘗讀胡餘學作壽慶樓記云文字頗絮然却自好大凡作文字如裝戲然先且說一片冷語又時時說一段可笑之話使人笑末說一段大可笑者使人笑不休又曰

此記出弘齋後只將仁者壽積善餘慶兩句來反覆議
論竟無一字相犯難得
張益州畫像記謂公暨暨公來于于暨暨武毅貌軍旅
容也玉藻篇戎容暨暨老泉用暨暨字本玉藻文

定宇集卷八

定宇集卷九

元　陳櫟　撰

傳　行狀　墓誌　墓表

通守陳公傳

公諱慶勉字志問世家休寧之陳村曽祖嘉聞始遷五城祖仁傑父克紹皆不仕叔父唯字斯傳深春秋紹興壬子冠鄉舉乙夘再貢丙辰擢第調徳安府應城尉而卒士論惜之公生于淳熙癸夘甲

子年甫二十有二以詩經貢于鄉五試春官絀定五年壬辰徐公元辰榜擢丙科年已五十矣授廬州舒城尉六年癸巳四月之任端平元年甲午全子才孟珙等師入河南謂中原可指日復制府誘公董餉汴京米以石計者萬有五千載以舟百自合淝部舟至京口支裝涉湖而江又泝河而淮非過徐泗南過盱眙歷濠梁抵壽春交卸之日斗升無虧駭風濤危哨騎脫萬死而得一生未幾敵決潼關水

踵三家灌智瑶軍故智事有大謬不然者矣公亦匹馬南還與吏士皆饑疲采野瓜柿梨棗代食幸而得還尉於斯者前後凡幾人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乃獨丁此時吁危矣哉幸公在任日常率士卒棄馬徒步捕獲强盜两夥共二十有一人解上司正典刑勞績章章他如相視山寨數十處教之備禦有方邊民獲入堡安集凡此皆鉛槧之士所深避不敢為者非公文武才全疇克爾此豈内地行呼唱街綵捧之尉云乎哉端平三年丙申

督歸次授嘉興府華亭縣蒲東監鹽場嘉熙三年己亥十一月之任次年庚子霪雨泥濘攤曬久妨鹽課虧額遭庚臺罰俸百指嗸嗸日糴以度楮幣一緡僅得米二升有半居官謂食天禄孰料其窮至此未幾大疫且大饑亭户四百五十有竒死且逃之餘僅存百九十貧不聊生煎辦無力坐是課大虧所辦十不及二三庚臺初索公印歴寄庫繼察公廉勤無可致力無可歸咎陳于朝令公解見任別注一等合入差遣奉旨特依公遂離

任別注淳祐元年辛丑十二月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饑荒疫疾公適丁之所幸庾使知公朝廷知公遂得善
去不然殆哉然公之在任也先是姦民蕭元輔者以亭
塲三萬畝冐獻于御馬院公親詣庾臺條陳原委利病
乞奏于朝石卿孝淳備以公言數奏得旨以元塲還亭
户石公令公代撰碑頌以垂不朽焉饑疫而課虧于一
時非公之過塲復而課辦于悠久乃公之功公于官何
負哉石公去馬公繼之奏令公善歸馬公力也公嘗上

馬公書有曰淮西之餉汴海東之疫饑皆百年所無之事而某任鏧曹則當之任䑪局則當之豈骨相寒苦而然耶嗟乎可嘆也已仕途萬里出門即羊腸天欲飽公之智熟公之仁未必非福自是而後三四任以前之畏途視之差可以言順境矣三授韶州推官淳祐五年乙巳七月之任先是獲盜賞典屢陳未行左司徐公榜下士孤寒無援為言于朝七年丁未正月準吏部符下奉旨轉儒林郎改次等合入官赴部注籍四月始離任方

公之在任也以劄子言二事于部使者其一言寺院之弊其二言州兵之單有曰有寺院則有住持近年以來僧不以戒行住住持惟以奔競爭住持耳官因常住之多寡立為租息之定額利租息之入開告訐之門大率常住有千緡之入則租息收千緡之半今日僧請增輸則乙可攘甲之處明日訐其小過則丁可毀丙之處是官與僧同盜常住也某仕于韶如端溪英石諸州多所經歷每到寺院東倒西傾未嘗有一榻可卧一竈可炊

者稽獘所由盖常住歸于郡守之囊槖寺院壞于客僧之住持聽其壞頹誰任脩理名曰祝聖而廢墜至此成危邦之陋風豈太平之盛觀為人臣子忍辱視之今宜敷奏之乞委本路監司覺察有常住處只許衣鉢相傳不許客僧夤緣請住有戾于此上下同以贓論庶主僧不至視寺院如傳舍寺院不至終敝棄如弁髦其于祝萬年壽豈為無補言兵事有曰廣東諸郡多與章貢郴桂隣溪峒縱横時乎出没相挻而起遂至震驚始畏

張皇而卒至滋蔓兵不足故也昔儂智高之禍可鑒矣

一二年來如韶有九峯之擾章貢有寧都之擾懲之于

前則宜防之于後策將安出曰塡補官兵措置民兵是

也何謂塡補官兵諸郡廂禁有名無實欲行招補柰招

之易而養之難姑以韶一郡言之郡計匱乏何以辦此

本郡雖無生財之道而有出息之計竊見江浙郡縣全

藉榷稅而獨不行于廣南民擅榷酤之利者曰以富官非酒

泛之給者曰以貧倘許官自設法與江浙一體施行官

酤界外不妨民酤則酒息可助招補矣又竊見廣南隣郡官鬻鹽今本郡有寄樁省錢萬緡倘借此錢以充官鬻本柄與隣郡一體施行而于官鬻界外不妨鈔家則鹽息可助招補矣又竊見本州有萬緡解庫歲有出息約二千緡倘許以此出息亦充衣糧費則解息可助招補矣合此三者以資招補于民無損于兵有養闕籍補以強壯老弱代以子弟委監司以稽原額飭郡守以嚴教閱則廂禁庶幾可革何謂措置民兵陜西義勇兩淮萬

弩手皆民兵也二廣號為樂土土曠民稀所以處流民
置兵籍猶有可議者試以韶一郡言之冒占户絶之田
無時無訟不闢不耕之地茅葦相望凡若此者倘自朝
廷行下官不許私占盡行根括籍為官田稽其畝步以處
江上之流民而徙耕之所過州縣量行資給為之室廬
貸以牛種復以租役家籍一强壯為半年軍春夏耕耘
秋冬教閱自縣而一郡郡而一路籍田可處萬家則得
萬人為兵矣今江上流民動以萬計與其使耕于沙州

聚爭于不足之區孰若使耕于二廣散處于有餘之地與其使冒迭哨之危以資敵之向導孰若使為樂土之兵以備吾之緩急大率若淮之萬弩手焉以出息養州兵以為緩急城守之備以閒田養民以為緩急調教之備二者官無養兵之費而坐獲養兵之利不猶愈于束手無策乎凡此皆言言允當鑿鑿可行苟自前以冀終更者那計及此韶守張公貴洪舉公有曰九韶俗悍訟牒繁興有積年不決者陳其畫諾之頃燭姦擿偽如見

肺肝吏服其公民懐其惠今兹班赴臨發之日吏民依
依不忍釋覩此及後蕭漕之舉公公無負于韶可知矣
淳祐八年戊申赴班僅授鄂州蒲圻丞赴見闕十一月
之任政事之暇時與趙宰俟尉為文酒之會有足樂者
湖北漕蕭公逢辰舉公有曰陳某性資純恪學問老成
擢第二十年安貧守道調曲江推官二廣屬郡貨寳所
聚仕于彼者誰慕酌泉之操獨能載月而歸一寒自苦
兹貳政蒲圻卒職輔令門清如水邑民歎服頗有清静

無欲之化當職得之親見初非溢美自非公之聲實相符前後一操豈易得此于漕使哉十一年辛亥五月替歸五授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西外宗正簿領十二年壬子十二月之任三山大郡也節度大府也外宗簿亦朝士也公往任簿領于斯裨贊優游不必有赫赫之功而後見也西外宗正趙公汝佺福建提刑胡公穎知福州陳公昉交章舉公最後知福州陸公德輿舉公有曰陳某禀資樸茂莅事恪勤佐幕兩年老成譽藹

信不誣矣寶祐三年乙卯三月替歸六授行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四年丙辰七月之任時趙公葵家居于潭鄉老程公元鳳以書為公先容趙公首見公即有老成持重之褒自是日信重之方漕使章公青孫之赴召而去新使洪公燾之未來也有旨命公護印非朝廷知公有素豈輕寄之以此時兵興雲屯待哺招糴給運沓至嘗以減糴数中朝省且以書言之程相論度牒登仕誥難售程公復書有究心職業之稱與裁減誥数即暗減

糴數也此于事理當減而求減者也繼有旨湖南和糴二十萬石前寶慶二郡乞蠲免公恐上江四郡紛紛援例所糴數將如何敷之别白利病曲盡其至陳于朝省五年丁巳九月省劄行下明言湖南運漕陳宣義申述詳明極可嘉尚已劄下令道永寶慶日下㸃數糴足扎付湖南轉運司嚴督之省劄襃嘉夫豈易得此于事理不當免而不免者也六年戊午八月漕司瑣闈試士吏漕岩之委公董試且俾飭考官命題立說主于正大公體

承惟謹是舉取士允協輿論公有力焉九月出院替歸

開慶元年己未赴堂求倅時有帶朝職始得倅之旨援

外宗簿領以請得通判武岡軍替何籍闕何又替于大信

者也未幾賈宣閫奏特辟楊季衡替見任于大信有旨

令下兩任改替公念改替則闕愈遠又恐宣司再辟人

則此闕終為有力者所奪不得已改注福州倅景定元

年庚申其月也公嘗簽判是州去思在人將以半刺重

臨先聲所騰士民鼓舞嗟乎豈謂遽以二年辛酉二月

七日謝世而去之乎公自少負儁聲叔姪弟兄自為師友與應城公治經雖不同而學術淵源則同過庭聞詩出于父命遂與弟貢元公同習詩亦同以詩經蜚聲場屋踰冠領薦士林艷之次春南宮宣昭義問之題已屢擬之而竟下第公不怨勝己反求益力然後乎此二十有七年始第則已老矣崎嶇州縣之職垂二十年非無功非有過而仕止于是使假我数年終福倅之任家事亦詎止是家素單寒公謹畏自持終始氷蘗没之日田

畝不盈百人多以老且貧為公惜是皆俗見孔子非萬
世仕者之法乎為委吏必會計當為乘田必牛羊茁壯
長盡其職分所當為而已矣使後日不為魯司寇孔子
之為孔子自若也何損焉公自歷官職分必盡有功無
過賞不酬勞班改宜宰邑晚節宜通守皆天也公何媿
哉譬之于物早遲巨細時節分量一聽于天菊之香晚
不羨梅之先春鷽鳩之搶榆不羨雲鵬之搏扶吾方以
壽考安貧為公幸而不以老窶為公惜識者當有取于

斯言循轉自迪功至宣義以官年少拘礙不得上贈二親公嘗恨之逵觀亦不足多恨公為文長于論事有陸宣公之風五七四六皆典重純雅惜遺逸者多耳櫟于公為族姪孫即公與詩詞唱酬六五公同叔之曾孫不忍公之没没無傳也隨所見聞追而為之傳外是有當牽連得書者謹附見焉公母弟貢元公諱應午字志可以詩經領甲午鄉舉會諸侯于東都止駕言徂東題也主意謂賢君欲振動天下之精神必自吾身之振動者

先之所以必東其駕以東諸侯之駕氣象雄偉終篇稱是至今膾炙人口垂免解而不得試竟以癸丑歿公家問中深惜之公遺文中有和姪履正長短句曰一種名駒日千里駸駸良驥曾幾到文場掉鞅奔騰猶未問汝視文淵子姪誰同誰巽莫效季良豪傑士伯高謹厚宜操履以馬援之戒兒子者戒之尚可見前輩之遺風焉此則先叔父字德之丙午先預薦而韓守補降為乙榜者書此以見公一家文學之盛又以見勵族姪之嚴盛

德事之一端云泰定元年春二月二日戊午櫟謹書

處士南山戴君行狀

皇慶壬子同邑桐岡金公聘予為塾師其戴氏外孫蘭庭芳時方十歲從游三年警敏異常兒予罷之謂必成立後十四年泰定乙丑面以其先君子南山君行實為託禮辭之既而專書以事狀來請之勤勤予對其二舅讀之漸讀漸涕零哽咽不能言默誦終篇嗟夫尚忍言之哉謹按事狀摭實書之君諱杞字南山姓戴氏世占

名族于歙之休寧上世居亳之譙國從袁之宜春南唐保大間銀青光禄大夫撿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上柱國諱安始遷邑東由山鄉之隆阜里是為君十四世祖墓在黄墩小練原高祖諱靖從事郎婺州蘭溪主簿二子次諱得一建康府知録曾祖也妣金氏祖諱杼江東漕貢辟庾司幹官妣吳氏邕守竹洲公儆之孫女繼寇氏考諱登庸號震齋舊師弗齋陳公宜孫妣吳氏伯父諱元凱武學釋褐授成忠郎沲帥司幹辦公事世毋

朱氏侍郎公晞顔孫女年九十有一矣尚健壽者如斯
夫君生以至元甲申十二月十六日亥時殁以大德癸
卯正月十一日戌時得年僅二十数之短如斯理有不
可測者後六年乙酉十一月十五日葬于鄉之遐富原
君幼頴悟五歲而讀書十二能文鄉先達弗齋陳公弘
齋曹公皆賞異之賦詩有驚人句友梅吴公資深次皋
孫公巖有取焉君之從叔父貢元公采為蘭言如此君
娶金氏武岡君新寧簿公華孫女國舍桐岡公應鳳女

也一子是為蘭君歿後二十五日始生方在母腹族之人幸其女窺覦將為後及生男也震齋喜極宿疾頓穌親督養視閔閔焉冀其長而有立也越三年丙午震齋亦歿于是寡孤零丁無所于依外大父哀之挈以歸焘之維之撫之育之天地父母之恩不啻也君季氏良佐君相臣實總家事桐岡公為叩請取先疇鴻溝之責家隷董租入移户税自由山而里仁以便輸應少長付塾師教之又為卜謀姻對凡所以曲成者無所不用其至

延祐丙辰㣧罔不幸亦逝賴諸舅承先志念不少殊歲己未蘭年十七始贅于歙山泉之汪氏丞相吉國程公元鳳之孫甥也外舅公元清受同鳲鳩與外氏交扶植之豈期明年汪氏疾弗起甥館興闌逡廵歸祖廬依叔父以居泰定乙丑春建康鈔庫提領汪公巽元歸以孫女家事甫粗定蘭每端居深念君片言隻字不復存一日伯舅揔管公伯顏遇君所贈程德菴詩于掃架中以授蘭曰而父手澤也蘭驚泣拜受襲藏以生不識父今

得見詩若書何哀幸歟金氏每謂蘭言君仁孝天至念母食每寡必深探所欲時進甘旨不忍須臾離側如孺兒之不能去乳母也考晚嬰疾寡出又門户事殷君嘗藥于内幹蠱于外靡遺餘力亦無不滿親意嘗自言曰二親年未六十吾方幾冠天或者鑒吾孝親之心庶幾親康寧則反哺之日長也金氏年十九歸君悉鬻奩藏買田如干畝二年而寡又三年而舅姑繼歿于是挈子依母家每遇展墓烝嘗時必挈之以歸銜哀茹苦不遑

寧居者二十年吁亦可憐也已今年春甫為子畢娶自
今以始子其得時定省婦其得供珍鮭乎天道好還固
宜爾也避富原之地祖産也初未知可塋與否自君歿
金氏切切謀卜藏宵感于夢謂茲吉地徧諏葬師其言
悉符良佐敦手足之義慨割其半以完斯美且從史亟
為之其地去家可十里鍾秀萃美瀠鬱環抱遂舉以塟
斯役也桐岡公實主之金氏又捐置山貲左右前後得
之無遺將搆屋墓傍捐田穀淨侶以虔香燈期世世無

怠也良佐之生母范氏事震齋日久蘭以不逮事大父
母於所愛宜加之意擇先疇上腴五之一助叔父以養
自戊申迄今不少怠此義之交相感應者皆可尚也庭
芳痛自不識父而心切于報父不忍有美而弗傳將求
文銘諸羨道以圖不亡之壽又以父之不年而未仕也
恐不當得銘援昌黎韓子銘處士盧君于陵例以請今
之昌黎而強委重焉此固報親之大者乎竊謂又有大
者焉天生大賢有始厄而終昌者趙文子杜祁公皆遺

腹子皆能亢其宗而昌大之匪直著親之美而已王逢原邢居實皆能詩文而早世逢原無子居實未之有考人所貴有子有賢子耳謂有文為不朽有子為不死不死必不朽矣仁者不必壽數也仁者必有後理也由此觀之理未始不可測也子能表父文傳父美孝矣能賢其身昌其宗尤孝之大者庭芳年未志學予具知人之隻眼者已知之後十餘年果印予言今年甫二十有三正晉子野所謂日出之光自日出而日中以暨秉燭鼎

鼎未央寛以數十寒暑久大德業其何可量丈子祁公當叅两三吾言豈有印于前而不印于後者朂哉庭芳兹豈非先君子所深望于子者謹状

友山處士程公行状

公諱泳字孟游號友山世居休寧縣南之會里高祖諱某尚書文簡公大昌母弟也曾祖諱律于樞密正惠公卓為從弟始遷居中宅祖諱以豐父諱用中又遷居汪圻下溪之傍即田為宅里人呼為田裏焉數世種德績

學韶光淳祐五年乙巳實始生公公自幼神采英拔應
對爽徹從塾師住住青于所出書得顏柳楷法習程文
錚錚有聲晝之所誦夜夢多誦之至數十句不誤夜夜
而然其劬于書可驗也持所業請正于鄉先達屢遭賞
異衆謂父祖不耀委祉于公踵文簡正惠世科當不遠
不數年科目廢矣公不但文墨超邁世事尤練悉清幹
有餘少與兄腥山公友悌天至恊力幹蠱率以用譽年
二十有四丁父艱自是應門户接都保邑大夫侍史胥

徒恭謹和厚稱明果公正實兼之事會難處一出言人
無能異者彷彿王彥方陳仲弓之風丙子夏羣小逞謀
害公愷悌君子神明扶持宗黨助順鼠輩隨以磔然疇
昔所藏羽化不復完公劬躬貶用力訓子世其家不數
年物力幾復舊適郡邑差為倉庫官歷數年時方難為
坐是業又落公劬躬節適如初不數年又幾復其初方
將含飴弄孫啖蔗佚老而公謝世矣實大德甲辰某月
某日也享年六十不為不壽而人無識不識皆惜之者

以公徳人也公所以為徳人何也請索言之公事親孝
少喪母事繼母如生母事兄悌與兄競爽怡怡切偲平
生無間言處家整奴僕輩肅然待族厚聘塾師教諸子
羣從附焉者不與校處鄉和事長者甚恭接少者畧不倨
侍下焉者亦甚得體交外婣盡道公内同邑處士求邇
先生范公孫女也求邇子司户公卒二子方幼公為謀
屋于所居傍遷而近焉扶持之成立之惟力是視求邇
公世業家聲頼此不墜公力也待塾師恭而有禮不豐

不嗇終始十數年如一日周禮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
揆公平生於是六者無一不備謂之德人非乎且資性
忠厚恥言人過聞人述里巷鄙褻事嘿不贊一辭兢兢
畏謹無一髮可指可議或言某家今頹剥如許應之曰
吾輩要如許甚不難慎勿取其覆轍駕之覩公一言一
行悉皆可為世範太上首立德次功次言功言胥德乎
出德在已功在天公雖不逢無功可述然處家處鄉是
亦為政復何憾焉嗚呼世不復有斯人矣公之將化也

得疾醫療閱兩月愈矣閉坐觀摘橘微風襲之又疾臞山視之曰兄某不起矣只在明日訓子訓姪媳皆忘私晝孝等語言言切當至明日起坐索水盥漱如平日略不亂恬然而逝觀此亦聞見中所無公之內范氏少公一歲其沒也以戊申某月某日後公五歲二子椿楚皆學成行立一女適同邑趙某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卜地於范公博村故君之園斯地也術人素云可公素聞之未言臨歿微及之范君素恨報德無所即欲義遜公內

范君女兄也力辭不受必酌中直以酬議遂定椿楚將以年月日襄事謂櫟曰先人日月有時將塟矣欲刻志美道必先以狀計當今大手筆莫如先生敢以請櫟曰聞之沈隱侯郭有道漢末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審如斯言則士傳世在有德不在其位文傳世在有文不在有碑僕于公自年十三得陪研席繼為八年𩔈師與公交前後四十年公知僕心僕知公志且文簡公母櫟六世祖之

親姪女也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老杜嘗以是語王砅僕之于公亦畧似焉乃不復辭謹狀

恕齋居士汪公墓誌銘

士君子立身行世修天爵而人爵從者誠可尚天爵修而人爵不我從庸何傷與其得人爵而有愧孰若德行立而無人爵之為安知此者可以論恕齋居士汪公矣公德行人也姓汪氏諱士龍字潛叟恕齋其自號曾祖諱敝祖諱繹考諱祺世居休寧之芳塘四世祖始遷藁

濵實上祖質庫基也家嘗中否公少力學壯為通儒不
拘拘章句之末實能明體適用貫窮理盡性開物成務
而一之外嚴而内寛貌威而心慈肅恭勤儉再振其家
而張大之古以六德六行興賢不敢諛公以全六德然
強恕近仁由忠為恕亶為有之若孝友婣睦任恤之六
行以全許公可也事二親盡歡每以欲養不待為終身
恨孝矣為兄善其弟弟歿愛從子伸老自幼俾同居育
之誨之成人為之娶畀之田別居之屋友之推也待族

壹是以和為本雖好尚微不同者終心服而歸于同睦內族也以姻外親言之視一事可見其大者公娶霓湖提幹朱公孫女娶之五六年迎外姑吳奉養之視之謹事之恭歷十有六年享年七十有三而疾不起喪葬盡禮有過無不及不寧惟是外姑之孫思義年甫十三俾侍祖母俱來撫養成立之為之婚娶畀之田以租計者百有五十居之屋踰陸士衡之三間今表姪之子亦克家焉性如鄭當時之好客賢士過從必禮遇之實能以

賢知賢擇塾師必謹以才其子若孫可謂能任于友也
已至于愛衆尤鑿鑿可稽周急畧無倦干求假貸者每
輟食應之咸感悅而去尤樂施捨里之巨干曁上資干
抵邑必經之途泥而衆苦之捐財募工石之凡數里以
便永久他杠梁之修徑路之築指不勝僂又于本都創
麻田堨漑田四頃而贏日督工成之風裂肌日黧面不
顧既成兩岸易頹歷數歲卒堅久之裒費有田之家十
不逮二三一力足之而後止平生與物無競酷嗜詩書

不驕不奢惟敦朴實賓至咸游戲橘中之樂他雜事平生不掛眼吾故曰公德行人也以鄉三物之六行許之其誰敢改評人有德行如許而賓興不及之此權衡人物者之責公何愧焉惜公不用于世而僅于家若鄉故其實可見僅如是使得進而用世推其明體適用之學其所建置詎止如今所覩而已昔馬伏波征五溪見飛鳶跕跕隨毒霧始羨弟少游之欵段下澤鄉稱善人由是而言進之不如退也出之不如處也信矣近世以來

汪其姓而達焉者宜莫如畫繡之相君然汪黄並稱公
論弗之許極人爵而辱何如公無人爵而安之為得哉元
貞初元乙未公革故居而鼎新之至大辛亥厄于王叅
元之火尺椽無遺餘延祐乙卯子繼先志所欲為肯堂
肯構而勢不易宏壯有加焉公生于淳祐乙巳正月二
十有三日之子時没于皇慶壬子十有一月二十有四
日之酉時享年六十有八壽幾古稀豈易得者至治壬
戌正月初四日之子時與孺人朱氏合葬江家丘去家

纔百舉步而天俾之佳城尤不易得天所以報善人也子男一人仲孫孫男二人德馨公之善所鍾訓所成皆賢敏謹愿見者不問而知其為恕齋之子若孫也尤天所以報善人也某受知于公也深公待遇之也亦至已酉至辛亥公以塾師賓之塟之五年泰定丙寅秋七月既望仲孫示公事狀俾誌銘公墓某也何敢以固陋辭銘曰終身何行惟恕一言何但終身裕後淵泉樂哉斯丘偕老之阡如公昭昭骨窆心傳

廣東淘金副使滄洲金公墓誌銘

至德癸亥七月六日副使君卒于汪溪里第其孤天驥天澤告訃予哭于外次尋往弔之孤將襄事集其族彥商確墓銘僉曰知爾父無如陳壽翁先生盍謁諸先生當無辭得銘爾父其瞑矣孤述以告余執述歔欷因嘆與君童年契誼白首久要君竟先余歸矣余尚忍銘君哉君諱玉相字清甫姓金氏按家乘稱博道公自桐廬遷休寧杉坑者其第一世祖也竦自杉坑遷梅結者其

第四世祖也松青自梅結遷汪溪者其第九世祖也松青孫宣議郎倫倫孫國子學録忠忠孫茶榷提舉振振虎實君父也母吳氏君生有美質自幼即知務學誦習不休迨長究明經旨于制科文字能指摘瑕疵故鄉隣治舉業者悉就裁正然君所自為文則根理道剗削枝葉雖至粹美殊不合于時俗屢試屢蹶竟不獲一第其豪爽負氣雄視一世憤鬱放為詩歌鏗鏘可入吟咏自是絶意場屋告所知曰吾終滄洲人也縉紳大夫有

知君者在當路遂以懷才薦辟授廣東海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後遷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經歷陞奉議大夫同知德慶路總管府事

知君者在當路遂以懷才薦辟授廣東淘金副使捧檄
笑曰官雖卑猶不廢吾賦詩况廣東佳山水經藉長公
欣賞嘗言入廣奇游冠絶平生今可行吾志也及莅任
歲有常課易足官以閒散無事日載酒尋幽興至詩成
翛然自得行役潮州謁韓廟有作友人曹弘齋稱為禁
臠一日忽懷故都請致仕歸與族老讌游賡酬笑傲積
累篇牘有滄洲集有古風詞韻遘疾卒距生寶祐丁巳
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七娶會里程氏子男二人長即

天驥次即天澤以泰定甲子十二月三日奉柩葬于果
子市丑未向予嗟君有才行至老不獲一試及出乃得
所謂漫郎散秩又無所發洩信有宰之匪由人也銘曰
壯而曳輪于時逍遥滄洲吟嘯以嬉老而税駕于時逍
遥滄洲吟嘯以嬉天不昌君之時而惟昌君之詩吾今
以為君慰而弗以為君悲

桐岡先生金公墓誌銘

桐岡金公葬三田原之六年嗣子南庚語其友陳櫟曰

先墓羨道之石未立大懼有美弗傳子其為我圖之予
辭不獲敢摭實以書謹按公平生立身行已與家裕後
樂仁義之善敦孝友睦婣之行世居休寧邑西四十里
之陽干洲曾大父文藻始遷璫溪大父修和迪功郎嚴
州户曹叅軍父革由右庠擢第授成忠郎主武岡軍新
寧縣簿歷世積善鍾秀于公公諱應鳳字朝陽桐岡號
也生淳祐丁未九月之二十五日自幼警敏種學績文
簿公入學家事不遑理時公年甫十二三即幹蠱用裕

務學理家兩致其力簿公借徑韜略本深孔壁書公孰
庭聞以書經預計偕賸員問津璧流慷慨以功名自許
未幾而鼎命遷科目停經綸志大時弗遂矣簿公官湖
湘公母弟竹所公諱應貴侍親宦遊家事不暇過而問
公留家儉勤自立始終不憚煩癸巳夏簿公年垂八十
始捐館先疇視初倍蓰不啻合締創繼述一身兼之人
以為難公弗自謂能也簿公訓子嚴公竭力順事奉母
楊氏以裕蠱聞二親俱年高而終謀宅窆惟謹墓所一

崇道觀一營佛刹皆捐田穀其徒俾事焚修仁孝于親
州里艶之與竹所公友愛天至平生無絲毫間言溥公
卒同爨二十年壬子遷居始析業公曾大父之與弟兄
析業分當四取一甘辭多受少取七之一義遜也今拓
先疇皆公力寧混同而中鴻溝焉曾大父立德曾孫篤
之以友立言端可模楷當世擇師教子孫甚力扁書堂
曰一經前貢士胡雙湖記之長嗣之仕古荆為巴圖爾
民户副揔管也賦詩速其行期以公謹廉勤戒以留戀

家山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信矣之官之月聞公訃戴星奔喪去家二千里十有一日而至本欲移孝為忠弗獲竟其忠還遂其孝子何媿公之教哉族蕃衍壹是睦之以和長少欣欣然當傾洞初邑居良難公携長婿館穀家傍左提右挈之越十有六年完璧而返戴氏外孫蘭生而已孤公鞠之家教之成之遂為令器餘姻戚緩急可効之力者悉無靳親友或天水違行不降心以相從公不忍坐視力調劑之或代輸束矢鈞金或捐產畈虧

益寡感公義彌鎛圓楕歡如初綽有王彥方陳仲弓餘
風待人儉恭處鄉公平世俗驕矜偏私態無幾微見于
顏面不怒而威睦婣也任恤也片言細行筆不勝書周
官以六行興賢能孟氏以樂仁義之善為修天爵而人
爵從之當公盛年使時與之逢世科詎足多遜然林泉
自樂于鄉是亦為政于家付功名于子孫亦足以稱善
人傳不朽矣何必身預賓興列人爵而後愜哉公三娶
先二汪氏今黃氏子男四人長南庚次南仲後竹所次

南呂次南周三女長適汪安次適戴杞季適黄瑺俱宦裔孫男五人震祖隨祖覲祖謙祖鼎祖孫女一人公嘗自云諸孫之母有四入吾家家庭惟見雍睦如一母然予嘗對曰非先生身修家齊儀刑肅雍其孰能與于斯嗟夫此可以觀公之家政矣公之善行卓卓如此公殁于延祐丙辰七月之十二日享年七十葬于丁巳之某月某日鄉曰千秋里曰和化原曰三田墓之形曰匣裏明珠朱子感興比狀人心有曰珠藏澤自媚是方寸之

心田與匣中之明珠蓋異名而同體皆自公之心得之櫟也素與公遊知公莫我詳無溢美無誇辭所以報知己也文成延祐壬戌七月某日

銘曰縱觀八極詐暴欺孤禰觀以蟻石方之狐豈若林宗蔑勢與位有道一碑芳菲千古嵓嵓桐翁不爵而尊道行家鄉善樂行敦淵哉公心澤媚珠存埋玉匣珠方寸本根畊之無盡兮心為田孫曾繩繩兮掌珠圓世世生賢子兮即斯阡

汪主静先生墓誌銘

士君子卓然有志于成立者多本于家學相承有以見之真故其所行遂足以稱世否則遠非有所承學之無其本而卑竟克成厥志也者幾希先生諱深字萬頃號主静姓汪氏丰神秀偉卓犖異常四歲時塾賓授大學章句即成誦八歲已涉獵經史及其長也發憤聖賢涵濡玩索為文落筆驚人十六七歲時遂與當時有志之士講道于平山堂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融釋

處知所持守只是茍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
氣習更鞭飭于不及處脫然有自得氣象同志稱其人
品甚高子少時已聞其為有道之士深欲負笈以從値
祖母氏多難而已迨今猶以未獲及門為歉先生越國
公後江南望族世居休方塘高祖諱伯通仕宋判福州
政聲沛然曽祖諱邦昌祖諱思懋仕宣議郎父騰坡老
于文學隱德立言家政巨細皆條理之不以勤先生先
生以故得專于學其成之者遠矣叔父從龍仕宋廬州

判弟恕補太學生季弟椿分廵江浙以廉善見稱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利交年十九領鄉薦屢試禮部下第以景佑元年將除職偶丁吳太夫人艱服闋遂授湖州安吉教諭于是先生之為教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匪徒從事乎文章博極古今辨傳註之得失達羣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閫奧推攷禮樂制作刑政因革之文使學者有所依據以為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日升堂召諸生環立講求斯道之要嘗謂古道修明

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工展轉汨痼幾于蠹蝕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國朝諸儒復振遠響斯道晦而復明吾州近幸員之胡公教授誨澤尚新人之耳目爾諸生天資雖通塞不齊必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使高遠者不墜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滯固其功用豈不大哉諸生因而奮修前哲潛玩而服行之大小翕然歸仰尊稱為主静先生湖州士夫莫不曰前有翼之後有主静時位雖不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

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也時近臣以先生薦于國學而議者以主靜之學陸學也非朱子之學也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哉咸淳改元賈相專權誤國竟辭歸丘園以償夙志夫人金氏先公數年卒先生生于紹定辛卯以大德甲辰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歲先生存日嘗謂子曰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之謂也古之善塟法者莫如郭景純曷不逆善祖父之塟地

以免子孫斫頭之禍觀胡澹菴楊誠齋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脫有不諱但求水深土厚足可以為朽骨之永宅子曰棠國學生也是冬吉日將奉先生柩與夫人合塟于黟縣黄陂中洲之旁坐亥向丙是園先生之祖思懋公創也棠具是情告予以表銘先生墓檪也深喜先生之見與予合而先生之行高出人一等故敢忘潘氏誌周子之誚而學為之書先生女四人所適皆名族程梅溪張官舍朱館生星源金竹程壽卿是也孫男

曰杰曰顯有學有守咸有德士也嗚呼如先生者克成先志啟佑後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下國家其可徵斯人也哉銘曰汪顯江南孰浚其祥克世其武中選文塲品節湖學德教馨香奕奕崇丘中洲圍旁公安于斯我悼何忘

傅巖處士汪公孺人吳氏墓誌銘

黟于新安為縣人淳俗古素稱小桃源隱君子樂居之宜傅巖處士汪公之先世自宣之新建徙而家焉初居

黟之考川五世祖遷古舒父將自舒還黟道番陽以事留轍迹回環終定居黟之傳巖承先志也公汪姓諱元字元善自汪氏龍魚見張平子賦中代有顯人越國其尤彰彰者畫繡相君玉堂少師洎黄陂諸達官指不勝僂獨公家數世以隱德稱曾祖諱某父諱某妣張氏以開慶己未夏四月二十有三日生公于番陽公四歲哭母五歲始侍父還黟家樹依然蒼翠不剪數世積善鄉人不忍戕也公事繼母李氏以孝聞昆季三人公居次

以友于稱弱不好弄長篤學研經史習賦詞庠序試多頴出鄉先生亟稱之謂將擒髭一第而鼎命革矣歲乙亥丁父艱哀毀終制卜吉安厝喪塟無違禮自弱冠立身待人壹是以古為師銘座右有曰謹畏行事怡閑養神接物和柔理家儉勤終身力踐之累世鄉稱善人公培之益崇重義輕利非其道一介不取鄉閭周急無倦于周官六行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亶謂克全鄉人愛敬靡間戚疏至有望門息訟者有王彦方之風自幼迄

老無一字入官府以故丙子軍變群小竊發肆居燎公所居鄉賴公安堵無虞公劬躬節用闢田十頃而贏擇師才其子成以學遺以安僉謂公無媿于龐德公焉公娶吳氏性行淑溫事舅姑孝處妯娌族姻和待下慈婦德母儀實兼之人謂公之拓業興宗內助之力居多督男詩書飭女桑麻內外肅然家法為邑里最至大己酉夏四月十有三日公無疾與家人訣怡然而逝享年五十有一自此吳氏綜理家務十有六年節適合宜家不

隆益裕真與公嬈德合美雖伯鸞之孟光淵明之翟氏無足多遜生于景定辛酉秋八月十有六日沒以泰定甲子春三月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子男二某某女二人某某子壻也孫男四人向學頴敏二子深以二親窀穸未卜為歎甲子冬青囊師指牛眠吉地在分水之原其地與二從弟共之議探籌決所歸一拈而得地旁近田若山皆輻湊璧完若神授天相然實公為善之報亦二子孝感也合𡐨自姬公以來未之有改謹遵之以乙丑

歲春二月十有六日襄事念公潛德如許有美弗傳不仁而不可為也四年冬丁夘十二月遂以行實介塾師倪君諉同郡陳某誌銘之某聞公善于倪君也久今茲又讀事狀紀實不誣其何可辭然聞君子有二道出與處也汪氏之出而顯者如前所舉二公晝繡並稱汪黄玉堂以行李伯紀謫詞取譏出而媿孰若處而安出者難工處者易持尚矣古桃源隱者潔身不仕半山以有父子無君臣少之今小桃源公家居數世隱亦如之公

之令子篤志勵諸子以學彬彬向成立未有久隱而不顯者昌黎韓子有言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頋階庭蘭玉力學待時以卬斯言趾畫繡玉堂之美而無其疵使人曰傅巖處士濟川和羮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不亦遠有耿光乎哉越明年戊辰春正月望始克謹誌而銘諸銘曰小桃源霞蒸川原分水隱君阡配同穴劍雙潛永固安慶綿延

青可墓表

塟書非惟無益于人反深貽禍于人塟書非惟不靈于人亦未嘗靈于已郭景純以後之人迷于其說何其重不幸也景純忠于晉朝為王敦所殺然初焉曷不逆善其祖父之塟地而庇子孫免斫頭之禍乎自卜塟地後竟淪沒于大江心自謀如此何靈于人使塟術果可信也塟師紛紛曾無與其家者不過栖栖人門以禍福怵人誘人肆為欺誑而已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昔之賢者謂死不害于人擇不食之地而塟我焉蓋欲擇

無用不毛之地以不妨人之耕植未始欲擇吉地為後人利達富貴計也愚人惑于塋師見某家富貴某家宦達必推其先某地出之此地遂有名于時名之以某美形盛之久必衰其衰也子孫挾此地以售于人貪者捐其重貲圖之圖之未得訟而廢者何限幸而得之舉以塋焉此其有名之地遂如傳舍更代寄宿不保其家之久而不衰也衰則子孫又以售于人而後之寄宿者又來居于斯矣然後知不食之地果為朽骨之永宅而有

名之地不保其不為貴勢所奪也塋有中道如楊王孫之裸塟固非矣過之者埋金自狥標所有以示盜或記之籍以示子孫又過為牢固以防之子孫貧而自發者不少為盜所發者尤多發之必斵之未有不敗者敗者貴者必受禍夫始買者亦或遭誣厚塟之不特為身禍其貽禍于人若此反不如裸塟之不及者為無禍也昔之厚塟莫如秦皇始不免項籍之發末不免求羊之烟薄塟莫如五季周太祖懲唐十八陵之無不發掘也遂

紙衣瓦器以瘞孰為自禍孰為自全乎泥葬書以求福而不顧子孫之衰微而責之以取禍與厚葬以自取發掘暴骨之禍者其為愚蔽一也蘇文忠公詩曰是處青山可埋骨達哉言乎吾女兄適古墩吳氏其舅執敬公慕義好古君子也姊婿諱惟深字子靜與先姊同生于淳祐乙酉三子長曰昌先卒次曰彬不惟無力可圖風水亦雅不信風水瘞其父母兄于所居之後山既扳當世先生君子各為誌銘復請母舅表其墓其家世之詳

履行之懿誌銘具今惟記生歿塟之歲月昌生于淳咸壬申歿于至大辛亥享年四十歲子静歿于延祐甲寅享年六十有六歲泰定乙丑正月塟父子同穴先妣歿于泰定丙寅享年七十有八歲竟以是年八月祔塟冢相去一二尺許皆坐申向寅將取坡詩青可二字扁小亭于傍先取溪濱白石砌其冢擇石之稍大而匀者成青可二字于其上焉若稽古先賢之不信風水者夥矣章章者前有司馬文正公次有澹菴胡公繼有誠齋楊

公胡楊二公之言比之司馬公尤為深切著明楊公之說見于答朱侍講書答羅必省先幹書與春雨亭記閱其文集可知不暇詳述愚尤于胡公之言有感胡公乞斬老檜遠貶海外其配沒於家公書囑羅埸尚志合季子泳同擇塟地只于水北一帶家山取其土厚水深足矣世人未有不死死未有不塟何患無地九經十七史老舅皆涉獵並不說富貴由塟地俗儒不讀書不見古人之議論溺于陰陽家說背孔孟之學戒之慎之若不

從吾言勿踐吾門勿受吾教澹菴之于羅生戒其泥風
水尚恐其信風水不免危言痛鍼砭之豈如予之吴生
能身不信風水與予之定見脗合無間不待戒諭之費
辭豈不加于澹菴之羅生一等乎遂憙而為之書弟前
之云云高見遠識者寧幾人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其愼
無泛出之也哉至順二年辛未歲五月望日東阜叟陳
櫟撰

乾隆御覽之寶

定宇集卷九